

#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短篇小说卷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 短篇小说卷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 短篇小说卷

(下)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第二辑)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06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

ISBN 7-80145-554-1/1·66 定价:7290.00元(全七十六卷)



## 目 录

坚硬的稀粥 .....	( 1 )
快乐 .....	( 28 )
痛苦 .....	( 37 )
喷嚏 .....	( 49 )
孕妇和牛 .....	( 61 )
笛声悠扬 .....	( 70 )
寂寞嫦娥 .....	( 83 )
凶案一桩 .....	( 103 )
等待电话 .....	( 132 )
小芳 .....	( 140 )
水蛇腰 .....	( 154 )
小贩们 .....	( 157 )
铁轨，伸向远方 .....	( 176 )
本市市长无房住 .....	( 189 )
初吻 .....	( 221 )
灰色驯鹿皮的夜晚 .....	( 251 )
樱桃拐 .....	( 265 )



短篇小说卷

一路红绸 .....	(310)
酒 .....	(345)
罗曼的方程 .....	(363)
悠远 .....	(456)
清客 .....	(513)
龙卷风 .....	(530)
兄弟 .....	(561)
单位 .....	(575)
草帽 .....	(597)
小小的船 .....	(618)
获奖照片 .....	(636)
水中花 .....	(662)
她是谁? .....	(696)
鞋匠与市长 .....	(703)
药都五题 .....	(717)
银子的声音 .....	(732)



## 罗曼的方程

牛伯成

—

邱江仁总认为自己阳刚气不足。

已经有过许许多多次体验了。

婚前印象不深，那太遥远，也没有那半个世界的参照。他只记得那时的他很腼腆，见了女孩爱脸红。脸红大概算不得什么大毛病。他那时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属待业分配那一类，打交道的都是些老大娘，跟大娘们耍男人气概大约是不合适的，因此，他缺少这方面实地锻炼的机会。

后来长大了，鼻子下边滋出软胡须，软胡须又变成硬胡茬，其它地方的第二体征也渐渐成熟。走路横晃，胸里常常窜起一股火气，总想找人打场架什么的。他也曾获得一次机会，对垒的是个干练的瘦子，仅仅因为场合不对，被人隔开，才没真正动起拳脚。后来回想起来，他时时为自己身为男人，却从未打过邪架而懊悔。



就在他火力上升那一年他考入了大学。

大学里实行的是另一套。

入境随俗的邱江仁很快就装扮得文诌诌。野性收起，为了适应环境他眼不近视却配了副秀郎镜，连走路都变得慢悠悠。习惯是可怕的，在街办小厂干过粗活的邱江仁渐渐演化成地道的小知识分子，行为作派——连秉性也改变了。他学生物化学，将来必不可免要走技术员、工程师那条穷酸路，日后的活法当时就已经注定了。

大学生活不算紧张，年轻人的活力本来可以扩充到其它方面，比如社交活动、体育活动、文艺活动——他又无一爱好。大学上到第三个年头，他才弄明白上大学还有项顶重要的任务，就是及时物色女朋友。及时已很不及时，人家成双成对，躲在湖边树下卿卿我我，他却成了匹孤独的骆驼。这加重了他的神秘色彩。加之他在女生面前因畏惧而故意做出的冷漠，加之男生们传播的关于他的极度夸张的种种逸闻，加之他因天资聪颖而门门优异的学业成绩，邱江仁谜团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这反而引起了某些女生的注意。

一个是全班最丑的差等生，一个是全班最为出色的优等生。

可以说丑姑娘杜丽对他充满了怜悯和同情，而天生





丽质的班委徐艳明更多是出自她的好奇心，这种怪现象在当时的大学里按说是屡见不鲜的——于是邱江仁就面临了一次并不很为难的选择。

然而他选错了。

他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美貌而摒弃了丑陋，这也恰恰满足了他当时迫切需要的虚荣心。

花，当然比草要醒目得多。

徐艳明漂亮，长圆脸，大眼睛，皮肤白皙，体格——又像运动员一般健康。

这件事使班里的男生大惑不解。

猜疑过了，议论过了，嘲讽过了，一致的结论是：他们两个不可能长久。

可他俩居然长久了，直——长久到今天。

后来的邱江仁后悔他年轻气盛时没打那场邪架。他记得那个瘦子如同燃烧的煤球那般火辣辣的眼睛以及他不断抖索的面颊，瘦子手里横握着砖。他没惧怕。他当时每个细胞里的火气都被挤榨出来。那大约是男人的火气。他男人的火气最终也没找到宣泄的渠道也没得到合理的培养。后来他常常后悔。

然而——关于他选择了徐艳明这件事他却从未后悔过。

说他选择，这多少有些牵强。



## 短篇小说卷

她对他说：喂，下了课在操场等我。

他傻愣着：什么事？

有事呗。她说。

他就去了操场，低头踢着石子走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她拉他打排球。

后来她请他看电影。

再后来他跟着她走到青年湖畔的树丛中。她月亮似的圆脸扬起，闭住眼睛，用命令式的口吻轻声说：吻我。

他糖一样融化了。

他们形影不离。她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是他在追求还是他被牵引这可实在说不清。他时时觉得他像个——像什么他知道，他可以举出一连串的小动物但他不愿说。

有时，他也想到曾送给他钢笔甚至手绢的杜丽那双失望的眼睛，她可能正躲在哪个角落里暗自啜泣。可是，心中盛满幸福的他，已经顾不得了。

没毕业，没结婚，她就使他告别了童贞的浪漫生活。她使他。

他承认那个星光灿烂的仲夏之夜很美好。他望着月光下鼓胀得像透明的海蜇的单人蚊帐，闻着女生宿舍里



散发的陌生的气息，听着窗外草丛中阵阵虫鸣，他觉得自己升腾了起来。那一刻他男人的意识被唤醒，那一刻他男人的冲动久久未被忘怀；但后来的他却相当固执地认为，男人的性格是女人再造的。

毕业分配他独享了一回男人的特权，他被分到生化研究所，身为班委的徐艳明却分到基层。原因是外在的——研究所不接收女大学生。

这年，他们结了婚。

对徐艳明的深切了解当然是在结婚之后。

他不怀疑他的家庭是健全的。他们有了个女儿，三口人，中国标准的新式家庭。户口本上他是一家之主。徐艳明当年泼辣的锐气已衰减了许多，回到家也能像普通家庭主妇那样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看不出她还有多少事业心。他们间也不常吵架，该磨的棱角早已被岁月磨光滑了，他凸的地方她瘪，他瘪的地方她凸，很合套。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也没生出什么更新奇的事情。然而——他觉出，他的心灵却渐渐残缺下去。他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萎靡不振，回到家就那么呆坐着。不想看书，不想干活，不想吃饭，不想睡觉。冥冥中总觉得该做什么而终于什么都没做。天天百无聊赖地看着挂钟的分针秒针一圈圈走下去。他觉得家中郁烦，气味也不



好，仿佛是什么东西腐烂了，一切都温嘟嘟热乎乎的。

妻子风韵犹存，体格仍很健壮。相比之下他并不十分干瘪的身躯却显得干瘪起来。妻的脸上还有女儿气，妻的腰肢已粗壮如桶了。她旺盛的精力，表现在各个方面。他常怀疑妻的身体内部有一个秘密源泉，正是那里日益生产着使妻精力充沛的东西。他说不好那是否某个腺体。他由此而估价世界的前景，他说不好人类是否有女人不断强大男人走向衰颓的趋向？

妻在屋里走来走去，有限的空间里到处都有妻的身影。

妻不断地在大声说话。

妻在精神上指挥着他，妻喜欢用并不严厉的命令口吻。

他当然早已很习惯了。

他觉出属于他的空间其实很狭小，大约不足办公桌大的一个无形的角落。

妻的工资比他高，加上其它收入就更高。

妻提升为中层干部，他只是普通技术干部。

妻调到上级机关改行干了行政。

妻现在是人事处副处长。

邱江仁偶尔就想：他枉做了男人。



## 二

进了研究所大门，邱江仁习惯于向左拐，先上厕所，再去上班。天晓得他如何养成的这种毛病。

从厕所出来，碰见了杜丽，两人点点头。

杜丽晚他三年进的研究所。当然凭了一些关系。他只知道杜丽的父亲是个不算太小的领导干部，哪一级别什么职务他未做详细打听。

七、八年了，杜丽变化却不大，从背后望去，苗条的身材还像个年轻的姑娘。正面看当然显出了老。不过正面看也不觉特别丑，从前的丑是跟当年的徐艳明比出来的。

杜丽至今仍是个未出嫁的老姑娘。

走进办公室邱江仁有一种阴天的感觉，屋里晦气很重，有一股纸张发霉的气味。这大约是办公室向阴，窗子又小，终日不通风的缘故。研究所房子陈旧，不大的砖木小楼不知挺拔了多少年，的确已经弯腰塌背了。

室主任老陈在眼镜上方看看他，埋下眼皮。他的心脏提起半寸。他想：今天恐不大好过，因为——老陈平日是不屑于看他的。

陈主任胖，大腹便便，眼皮多皱，下巴重叠，脸上仿佛挂满霉斑。邱江仁对他抱有既厌恶又畏惧的双重心理。



另一位上司边副主任却瘦。脸三角形，眼三角形，鼻子尖尖，也三角形。画他的漫画最容易，一画准像。后来邱江仁体会到，边主任心里的“角”，比脸上所有的角之总和还要多。

被胖人挤着，有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被瘦人挤着，说不定什么地方就很硌得慌。

邱江仁坐定，把桌上堆积的陈年资料归到一边，墨水瓶糨糊盒笔筒烟缸拉成一条线，中间腾出块方形操场，重新摆上水杯、钢笔、空白的格纸，然后望着格纸出神。

杜丽早从厕所回来，谁也不理，坐在她的领地内，搬弄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翻译她的外文资料。

那是私活，谁都明白，但没人敢管她。

边副主任开始用铅笔敲击桌面，一下一下，像拉慢的秒表表针。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如此，那噪音会断断续续拖延到下班之后。

邱江仁始终不能适应，那声音仿佛扣击在他迟钝的神经上。

邱江仁在格纸上写下第一行字：今天的天气简直糟透了。用英语写的。

这时，陈主任板着面孔踱过来。

“江仁，我要的材料整出来了吗？”



“还没有。”他回答。

扣击声暂时停止，老边侧过头来。

“你是怎么搞的嘛……”

“材料不齐，那份检测报告还没送来。”

“不对吧，三天前我就给你了。”

“我怎么不记得呢？”

“我放在了你桌子上。”老陈显得有些气愤。

杜丽回过头，若无其事仿佛置身云端地望望他们。

老边瞳仁里在窃笑。

“是吗？”邱江仁想了想，开始匆匆在旧材料堆里胡乱翻找。新规整出的桌面立刻乱糟糟。

翻了两遍，还是陈主任的老花镜锐利，肉滚滚的手指把那份弄撕了的报告拈了出来。

“这……这是怎么搞的……”邱江仁很窘。

“明天给我。”陈主任说。

“明天怕不行，我还有试验。”

“那就后天，一定给我。”

“好吧。”邱江仁望着那张极不满意的肿脸，惶惑不安地说。

屋里的气氛又恢复到常态。

邱江仁继续用英语写上——臭猪！

刚到研究所时邱江仁不是这样的。



他那时年轻。就像当年身体里膨胀过打架的欲望一样，他也有过踌躇满志在生化领域干一番大事业的勃勃雄心。生物化学是一门年轻的边缘科学，天地广阔。前三年他没资格报选题，但他积累了不少宝贵的资料。邱江仁英语功底好，可以直接读原著，他工工整整然而傻里傻气地整理了两大箱卡片，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资料馆。那时的老陈胖是胖，脸上还没这么多霉斑；老边的鼻子及下颏也不似现在这样锐利。他们是头儿，他是兵，他们那时还能表现出些许的爱兵意识。偶尔，老陈就大度地说：“小邱，走，出去喝瓶汽水儿，我请客。”老边虽然吝啬得连根冰棍都没请他吃过，褒奖的言辞却从不吝惜：年轻有为，大有希望，代表未来，拍拍肩膀，脸上的皱纹干巴巴地揉出一团温和的笑。汽水和笑都是有偿的，他们喜欢以指导的方式关怀邱江仁积累的那些卡片。生物化学作为边缘科学旁跨的门类很多，而从其应用价值来说主要有食品与医药两大分支，邱江仁始终在这两个方向上犹豫徘徊。其实他还有更大的想法，这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他想从事纯理论研究，涉猎遗传免疫方面的尖端课题。这个想法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这并不符合研究所的宗旨，同时研究所除了光谱分析仪、X光衍射器及显微镜外也没有更好的仪器设备和试验基地。他不得不放弃那些宏大的理想。他越来越





明白了研究所是为生产服务的实用单位。

老陈是搞与食品有关的各种酶类研究的；老边则搞药品研究。

前三年，涉世不深的邱江仁曾以他的善良和热诚为老二位提供了周到的服务。

三年后他获取了课题申报资格，第一年就报了八个选题。本来他可以报十六个，那时他心里活跃着风起云涌般的种种构想。

第二年报了四个。

第四年报两个。

第五年第六年空白。

他申报的所有选题统统未获批准。

没选题就没项目，没项目就没资金，没资金就无法组织试验，当然就更不会出成果——邱江仁想当个杰出的生化专家的愿望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起初，他责怪自己功底不扎实，所报课题自身存在弊端，他甚至羞愧自己的好大喜功。没有项目，他只能做老陈或老边的助手，参与人家的课题研究。他内心却憋足了一股劲儿，报选题要少而精，争取，再争取……

后来，他的额头碰肿了，鼻子碰破了，他才弄明白一条真理：老陈老边不死，新课题就永远不会落到他的头上。